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七首

御史中丞張公平蠻序

夫治莫盛于唐虞而有苗以逆節著猥云干羽來格其族類迄今存焉我　國家用夏變夷廣聲教而寬文法三楚百粤並建督府彈壓之其後酌緩急之宜罷楚存粤自韓襄毅以嚴治粤功用乃興嘉靖初王師入粤振歸旅以乘八寨破之師無留行僅僅底績卒之兵端未弭屢壓執言其在中年島夷伺東南入

自吳及浙自浙及閩昔皆與區節鉞之臣出矣粤故
與倭爲市其末中粤愈深加以山海淵藪乘亂爲虐
腹心之寇不暇爲謀一何棘也人言吳浙癰也毒自
外傳之閩其疽乎毒自中潰粤猶之癘也蓋與有生
爲始終雖有國醫鮮不狼顧及胡少保平吳平浙余
幸從譚襄敏平閩顧惟兩粤紛紛日不暇給東事急
則粤東置開府而督府西攝蒼梧西事急則粤西置
開府而督府東攝肇慶其西置則自殷開府始于時
有古田之征八寨包藏禍心託歸順以緩天討會露
師東粤開府督兵而東山海以次蕩平尋拜計相上

書言百粵底定不者惟羅滂臣且行其以侯代者及
凌司馬代督府羅滂遂平八寨肆為無厭乘時蠕動
及司馬入叅賛壹如鄉者言羅滂伏誅不者惟八寨
裘而狐白羔袖何爲是在任事者圖之胥後舉及劉
司馬代督府而張中丞撫粵西八寨稱亂有徵罪在
無赦督撫上其狀請加兵　上以爲然第毋以徵發
擾境内于是徵兵十萬悉屬總兵王尚文主之請餉
五萬悉屬叅政彭文質主之分部則叅將李應祥倪
中化于嵩張榜爲四軍分地則三里忻城夷江上林
爲四哨分督則副使陳俊侯國治叅議姜忻李一迪

爲四監督府遣故祭將梁守愚振鐸從中軍進于是爲期日自歲十二月辛卯迄于春三月壬寅胥命及期鼓行並進賊黨殊死距守我師四面傅之既奪據畢登退保故穴乘勝而掃諸穴有亡命者悉擒之俘馘萬四千五百八十二人殪尸三千餘衆葢延袤五百里諸部落悉平胡直指方按部紀功與班師會既多其以全取勝勒石而銘其功則又以比年有事於南寔惟南國之士若韓公凌公張公並産吳會胡公殷公汪公並産新都王國克生維周之楨皆此族也昔在癸卯殷公凌公張公同舉南畿越三年則又偕

汪公同對公東令乃今勳伐並著不亦濟濟乎哉有
以鄉曲後生覩成功而愉快可知矣自昔有標功南
紀者願乞一言當之不佞無良其何敢與二三大夫
齒　高皇帝由南國起宛在豐鎬豐沛之間從龍虎
而奮風雲二三大夫其選也直指爲　天子耳目孳
孳體國而下中丞蓋深有概于中可與識者道爾夫
事有似難而易者首事是也有似易而難者成事是
也首事難矣上之慎慮而動下之熟慮而從譬之射
然以虎視石者也少保之在吳在浙襄敏若不佞之
在閩司徒之在古田在東粤皆是也成事無難矣然

而氣盛則驕驕則惰令煩則玩玩則偷上惰下偷惡用九仞慎終如始乃可及泉今督府中丞之强與西者是也蕞爾八寨曾不足以當一隅亦猶稊米之壓大倉毫末之麗馬體直拾而拾之爾夫復何難要以盡萬國而舉什全誓將罷尉徹堠以相休息難之難者也疇昔古田之役宿將藉王翦爲高談如必舉兵非數十萬不可乃今發檄而徵十萬卒用七萬有奇衆不勞矣昔殷司徒獻捷譚襄敏顧不佞而言使吾黨與司徒並驅即制勝無讓獨軍興七萬足用殆非吾兩人者能乃今請餉五萬卒用四萬而有羸餘財

不費矣不勞不費而獨成人所難成之功其斯無負
天子之力臣蓋社稷之伐也鄧林多材良者千尺崑
山多玉瑜者連城則中丞事在不佞爲榑櫟爲碔砆
其何敢與二三大夫齒

送太守徐公副山東臬序

吾郡故多良二千石宜莫如郢都徐公蓋自丁迄庚
歷三年有半其年春最計吏夏最程書及秋執秩以
聞則以新都守副山東臬蓋治兵東魯分道沂州云
檄至新都諸縣大夫若七校之士六邑之老更咸在
其始欣欣然相告也　今天子下久任之令固非所

以遇非常即得非常如君侯胡可久也既又頊頊然相顧也　今天子下久任之令豈不遺一乎哉傾自我而失君侯非君侯之久而誰久也于是相率遮過不佞其將質輿論以繫去思不佞力疾應門諸父老先至其言曰吾郡百年以來故太守陶公稱首其後餘二十載得今君侯陶公獨稟沉潛卒用沉潛爲治迄今俗趨愈下不啻波流獄訟日煩爭鬬日起盜賊日斥困窮日益嗸嗸故其治利用高明視疇昔異今君侯高明者也不自用其高明頊之無情者萌心不逞者斂手犢者釋佩虎者褫冠蓋不剛不柔卒歸乎

平康正直德之全也昔庾桑楚三年偎畏壘其民尸而
祝之吾儕亦將祠事君侯右陶公而並祀廟司馬碑
矣不佞敬諾矣諸士至其言曰吾郡輔首善諸先達
蔚爲國華豈直都人士能郡大夫之教較著比年士
習弟靡間入多門正合則迂詭遇則捷將日非矣君
侯始至如太公望之鞠旅不誓而嚴久則如萬石君
之治家不言而化遲而又久則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不戒而孚即範馳驅而失前禽多獲將至備乾豆登
明堂是胄後命爾昔益州以講德頌刺史學士至今稱
之諸士亦將陳講德之緒言司馬序矣不佞敬諾其

後諸大夫至則曰昔人有言守令猶姑婦也勃谿析難為婦訐語者難為姑即婦無良責在姑矣其等待罪庶邑幸得姑事君侯君侯視庶邑若家人視庶邑之民若家人子既不以嘻嘻者愛尤不以嗃嗃者威閑有家无祗悔其于毋道無遺憾矣茲行者齊民有祠學士有述則皆稱手司馬古之行者必有贈願抵司馬之言不佞避席曰善乎諸大夫諸文學諸父老之言信矣夫朞月而可三年而成則聖君侯之為政三年爾豈必人人嫗煦之哉境內承順之若姑主之若師帥尊而親之若王父奔走之若家丈人

此遵何德而畢得其心則精白先之耳昔史遷傳循吏不獨稱廉彼徒以循取近民廉取直己直己則不失己近民則不失民抑或廉而劌焉將不循矣概諸民所利賴與其劌也寧循廉不必循故循足多爾語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貪之去烈奚翅徑庭聲利入乎其心其殉均也於陵細行豈不謂廉彼且汲汲乎廉士之名其欲奢矣是故人以不貪為廉硜硜乎其小也吾以不欲為廉皜皜乎其至也君侯皭然不滓諸古廉吏何加此之為不貪則夫人多之矣至其不揣上指不瀆下交不市私恩不獵民譽去名如去利

終不以小廉自矜我儀圖之則不欲之云也聞之求儒無欲可以作聖無欲則明明則通無欲則公公則溥非敢必其優爲也殆亦庶幾乎近之故先哲所薄莫不祗承周澤所濡莫不胥化不令而大夫從士從庶民從皆由此塗出也夫郡邑之附藩臬藩臬之附臺省有如衆目之附紀綱列郡者列邑之積也列郡積而爲監司爲方伯諸藩臬積而爲九列爲六官其體貌愈益尊功用愈益易矣君侯發硎于列郡因將游刃于監司方伯九列六官何以徵之徵諸其官屬士庶同也乃今陶公都上卿據宗伯則其前茅君侯

且以招摇進矣諸大夫拜手宣言曰微司馬宜未得君侯其勤之帛而載之前以當負弩不佞敬諾

送沈太史還朝序

沈太史首舉公車旋得　賜告先是都人士遞以期會集宛雅從太史游太史三入新都傾都人士比在告都人士各以其私億之太史習道家言得時則駕乃今　明良在上資適逢時胡為乎蓬累歸矣太史良已乃始治行都人士喜相告也太史行乎哉景風自南僊僊乎駕矣始發則陟天門避牛渚石城雄跱宗廟百官在焉信宿周旋此其一息也秭楊相屬宛

在江都府萬貨輳五方　縣官於是乎藏富方諸大
業不啻徑庭渡淮而泝黃河率由故道宣房底績夫
非帝力乎哉昔仲尼寓目呂梁頃且爲陸今茲懸水
如故寧無被髮之夫省赤帝子于沛宮維舟土囊之
口炎劉熄矣歌臺巋然獨存大風泱泱爰及東濟有
樓峙高墉之上爲太白樓異代同符此焉再息沿九
河而趨碣石躡其遺宮當世不偶游言談天者批頰
退矣萬方與計偕至太史將有事南宮燕有崇徉
臣而覇方斯茂如也上林之賦相如擅場　聖主開
東觀以進詞臣雅頌由此其選是在太史太史行哉

吾黨守在一隅無能從晨風與俱往第程所歷區而分之分賦一區以授冊牧鼓枻遄進安用驪駒詩既成則皆抱牘而卻步太史猶之乎希有也其鳴喈喈吾黨不足以當㲉音奚其盈耳乃質諸太函氏第擇可者籍之太函氏卒業而言甚矣二三子之急太史也亦既嚮風而應之矣詩有六義其一曰風風之爲言風也大塊噫氣是也唱有于喁和有小大翏翏則萬竅並作既濟則虛吹萬不同皆足以發故動萬物者莫疾乎風動以天也列國有風乃在閭巷婦子詩教宜不及此太師奚取焉彼其被于謠俗流于性情

殆亦天也非人也浸假而風爲政周萬竅而徇之若必爲鍾呂爲簫韶即終古而求一鳴曾不可得率而得一不幾于麽百矣乎如使太師所陳必關雎必麟趾則三百皆其土苴耳曾可以慨諸二南是故以天聽之則衆竅爲竅以人聽之則比竹爲工聽之以天天耳也聽之以人里耳也太史之審樂則夔也審音則曠也天耳其在斯乎二三子之稱詩也工則工拙則拙不相掩矣太史泠然御扶搖而上二三子響應而坐馳莫非聲也本於無聲莫非情也極于無情盖地籟之屬也要以天籟太史張之即工拙何擇焉都人

士更進曰大哉風乎君子之德也太史殆將出而風四方矣如之何其無擇邪太函氏曰不然有虞風動穪至治者歸焉如必家稷契而人臯陶即三五並興日亦不足舜之風也天德出寧于時人貌而天從欲以治何以故無爲故也無爲則無心矣其諸聲無聲情無情者與乃若察微眇于鷦鵬者必亂其聰離堅白若懸㝢者必屈其辯何以故挾有能居有所也有能有所寧不畢畢今夫風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尚安事能起于青蘋之末而莫窺其始極乎九萬里之上而莫測其終尚安事所太史業已聞道蓬蓬然天行

斯時也　天子方鼓五絃以歌南風日幾幾望太史
太史採南音以往其斯以爲國風異日者觀俗而求
之新都則擊壤之歌在

送龍長君應詔郢都序

往不佞三仕楚歷名山大川山則大嶽爲極衡嶽爲
宗天嶽爲榮闕以二别川則沅江漢而下匯七澤滄
三湘右洞庭左雲夢會于夏口東衆流而朝宗亭亭
乎浩浩乎峻極闕深蓋文明之域也昔在初載鬻熊
爲王者師左史倚相屈宋唐京之倫蔚爲國寶由玆
潤色帝業則楚材居多我　世祖肇迹郢中名世挺

出自厲山氏以降斯其盛與要以三楚世家無若武
陵龍氏武陵于山爲峻谷于澤爲上游實生孝龍比
焉窟宅頃自太守公入計不佞逆之襄陽司農公佐
新都幸託宇下孝廉公起家戊午則不佞從劉棘椎
轂之及司理君對公車奉三尺聽吾郡於是乎三世
通家矣都人士謂司理君齒不逮洛陽而才無讓宣
室凡諸逢掖莫不主臣司理君自言膺何能張楚有
父兄在則楚之良膺直豚犬耳瓦礫耳先是司理君
自楚而東之郡奉孝廉公行公居庭戶屨不交於內
外斬斬如也比公歸楚趣長君代之長君則以三天

子都爲　高皇帝南輔士被首善斐然嚮風使襄得經甸服觀人文卽實而往虛而歸庶幾望吾庭矣旣入郡斬斬一如孝廉公都人士傾慕長君無錄一上竿牘獨醫吳時以問疾至長君折節下之則聚族而叩醫吳得長君狀由是愈益傾慕顧終不獲自通其年有　詔賓興長君且歸楚都人士請䜩出宿爲餞卒固辭則相與計程期日送之楚時而彭澤時而湓城時而黃岡時而赤壁時而夏汭時而蘭臺翹首而西則帝時神皐豬宮澤國宛在寓目乃屬良史丁氏子綮礴爲楚觀圖自桃源以迄蘭臺一瞬千里二三

風雅之士從而賦之將抵不佞爲先誇竊比贈言之義夫材之生也體天地繫國家兼此四者故全其曰才難殆非虛語天之盛德氣莫王于南翼軫之間則明都也楚得天矣嶽得三而瀆居二是爲隩區其得地者殊也大明釐正　世祖中興多士斌斌生此王國國其皆得楚也國不足楨乎乃若世業相承父子兄弟具在其似續若弓冶其倡和若塤箎以此承家家有造矣乃今律天運則楚人鈞也協地靈則楚人鈞也乎罔火則楚人均也於稽世類若在伊洛若在鄒山合二姓而充一庭則犖龍首出彼其或推或軏

若在先登長君駕左廣而鼓之蓋其勁也且也士以
經術著什百無慮二三至若三世代興曾不能以萌
一與其世受不朽之業翩翩然與古爲徒曠百世而
一有焉幸矣長君世濟其美食舊維新斯其爲希有
也與哉即楚産董董耳在易帝出乎震居乾之初時
潛而潛莫窺其朕陽主其進先見乎離是爲乾之同
人見龍之謂也萬物共覩尚安事潛長君奉三物而
賓有司潛而見矣由是而上太常涉偕世凡有日者
咸利見之都人士胡然而汲汲也衆皆曰善長君不
忘南音久矣吾嘗其爲楚歌退而負墻陳詩者逝進

不佞爲之並書諸策屬榜人歌之其一爲武陵之歌歌曰灼灼者華武陵之曲碩人之居宊于灌木誰謂漢廣方舟若何具曰予適弓旌則那其一爲衡嶽之歌歌曰奕奕泰衡祝融傴僂陟自有虞銘于神禹百靈轃至有待升中　聖主當陽用告秩宗其一爲洞庭之歌歌曰決雲漢兮沃焦搏風力兮扶揺水嬉令蕩蕩天遊兮逍遥浴三光兮湛兩儀鼓百粤兮呑九疑鼓湘靈兮鳴瑟奏黃帝兮咸池其一爲大嶽之歌歌曰玄君陟降蹤紫微只壽宮千仞凌丹梯只白榆周布抲虎危只龍駕帝服列僊隨只誰其登封肇

文祖只招搖在上赫神武只我欲摳兮升帝所只保
兹　天子申及甫只其一爲雲夢之歌歌曰乘艅航
兮水濱泱天風兮揚舲鼓填填兮棹歌起朝杜蘅兮
暮荊杞躬秉耒兮沮洳代截流兮佃漁懷伊人兮天
末操一葦兮焉如其一爲夏汭之歌歌曰夏口兮決
決交流兮爲璋大小別兮内外方闓九關兮呵不祥
神樓峻兮睥睨黄鶴舉兮廻翔其二爲蘭臺之歌歌
曰楚之庭九賓具陳有臺斷斷有城有平賓於是乎
先升楚之瀝既嘉且栗崇臺翼翼光風習習賓於是
乎撫膺楚有嘉賓升歌鹿鳴雄風起兮青蘋臨高臺

兮披襟賓卒爵兮欣欣

送太平太守林使君遷浙江副使序

大江以南爲　高皇帝甸服其股肱郡則太平張左轄掎上游部使者行六郡而次太平猶之一都會也合從則太平爲長列郡守相皆鴈行林使君守太平于今五稔監大夫部使者遴舉良二千石遴首太平列郡守相之造太平莫不交相下也則以使君外溫內栗乎尹由衷其稱號曰玉吾美而不溢由其取友也信故其獲上也深獲上深故其得民也洽政成而最則其緒餘會所部監司以進秩行境內日望使君

且代及使君浙東之命下蓋亦兼兵巡并云列郡守
相相與言執秩下是乎不虞矣使君以將教訖六郡
六郡以父母仰使君至習也藉令使君以監司留彼
中不失一觀察即遷去此中不失一監司顧就列郡
而得監司至便也今則否矣執秩其將謂何使君聞
而避席曰材不材幸得奉教羣大夫不以守吏無良
罷惟茲跬步莫非寵靈於材過矣又何敢蹶夷恥而
上之吾郡高君侯言古稱同官猶兄弟也吾黨二三
兄弟非直以邦交膴使君其三同起家支郎其一同
藉公車令諸相君率以臭味相合聲氣相從使君于

是乎先鳴九臯有遺音矣吾黨直喝啾耳無能矣音
以爲贈言如必文之以言固當微惠司馬居有塤君
侯儼然以羣大夫之命命之不佞故嘗問俗於莆業
已得使君於故國比年太平之澤波及新都益至渥
矣則又從鄰國而得使君即言之無文其何敢距成
命昔在周禮牧以地得民故司徒曰地官其屬曰民
部六府三事則其任職居多往使君爲郎亟爲部尚
書主章奏槪其通達國體不啻貫坐諸尚書郎率歛
衽而下之矣譬之四教嫺於公宮比及有家於婦順
也何有是故政在養民五物九等財賦出入是已政

在教民三物十二教禮樂中和是已使君之政莫
務重民天境内故特圩田會水大至隄且壞使君帥
諸官師父老躬禱于隄卒之隄不齧而田有秋境内
康食庶邑以賦納金者率皆由郡轉輸使君令莞庫
勿發其封第給文以往乃若樽節撙循不可僕指無
庸家賜人益其所養可知則其教民則新學宮有功
令程經藝辯官材五年以來教無不舉司徒之職宮
室聯師儒皆是物也猶未也從而以服無情精核以
懲不典詻訊以達無告完繕以備非常司徒之獄有
訟則與有地治者聽之有比則舉比要而會之有職

事則舉鄉國都鄙而登之有發則舉車甲而授之由是而奸慝不作瑕釁不生寧邦國擾萬民胥此也夫天之立君君之立牧凡以為民夫既以地得民亦將以民得天由是而藩臬由是而臺省要皆民治之大者也諸方伯分部必首浙江乃今使君觀察之區則惟金衢二郡自昔京師為四方之極而監司則六郡繫之列郡守相之急使君有以也往不安亟為邑乃在二郡之間及南北稱兵亦既身帥故邑良家子以慓無敵斯時也戎馬不生邊人不徭雖有敵慓將安用之古人有言操刀必割則其胥使然不佞過計而

欲爲之防餘十年所使君善養而民從善善教而民從方舉而措之凡所以塗無郤銷未萌者無用三尺爲也在昔括之亡命爲寇三入新都宛陵不備不虞恣其掴載幸而當事者出發兵以襲其後寇虐乃紓然則使君屹然居東亦將爲天府金湯耳先是三輔遷秩列郡故未有贈言有之則自令始即不佞無能爲役而羣大夫修和之悃不戒以孚夫有虞以和衷而亮天工成周以同心同德而大命集共和季世卒以匡周是皆以大同而爲和和羹是也世之雷同者異於是相摩則以市道相軋則以機心甚者鳴鼓揭

竿䕷同伐異賊妨貴少陵長尤而效之居然以同爲
和去千里矣畿輔首善羣大夫率以和德維風和而
不同皆由此塗出也昔申甫承命而行吉甫作誦其
一肆好其一穆如和之至也不佞昔嘗學禮旣秉周
禮以論使君記有之不能詩於禮謬不佞無以爲口
實請事崧高之七章烝民之五章遂因君侯以復羣
大夫且謝不敏

贈居士叔序

居士始成童從諸父兄賈浙有不合去而賈雲間學
賈不成去而譚二氏方外或以禁方授居士所治疾

郵平或遁衆或遺金悉擧以餉之外吳僧大林多居士則逆居士主竹堂竹堂爲吳興區四衆咸集居士不假擅越更治叢林于時從自入玄陰驗不死之藥人言居士爲此潭潭者其藥成邪居士掉首應之[illegible]勿辯既而謂大藏直糟粕爾獨有味乎少林曹谿天台趙州黃蘗諸宗家言駸駸深入之無抒搭硎宿蘊藉耽高譚屬夫已氏睨竹堂示不便居士居士則以受託大林不許彼爭益彊居士笑曰是乎甲謂僕家竹堂邪僕第家虛空爾乃今縱不以人我而爭佛土終不以怖畏而貶莊嚴乃就林北八治室一區莊嚴倍昔

且將去吳市故多鄉人賈訛言居士毋已亡一旦遇張甥市中言外王毋亡恙居士有萬戶兄得居士狀督甥趣居士歸萬戶且將爲居士婚居士不欲也孤始事佛萬戶要居士質孤孤目居士曰使居士佛邪卽父毋無畱安事妻子時孤叔父在坐應聲曰如使其未佛也則毋在非妻子將安事之萬戶乃謀諸唐太史孫婚居士孤入佐邦政萬戶終于家居士挾萬戶子叩司馬門襲萬戶孤雅謂居士亦給方外候人事爾安得無生居士亦謂毘師直獵內典以益多聞焉能爲毘師有也孤調之曰居士之禪耳爲政居士

抗聲曰毘師之禪目爲政曰吾不著見曰吾不著聞
既而相質曰有能廢口耳黜聰明吾儻與之友矣孤
則以楚僧大安居廬嶽嗣法門正宗居士乃齋三月
糧造廬嶽會大安爲孤築毘盧閣閣新成居浹旬反
都市孤問曰大安何狀居士答曰有如大安曰叔未
始得未曾有邪答曰無則不無有則不得孤既得請
輙載居士歸會大安亦從廬嶽就孤樓居居士及仲
氏具在大安謂孤千秋里中食指累百者二柰何得
二三佛子邪于是諄諄督孤先登毋令濡尾孤苦難
而止乃謝大安居士作色曰伯病涉與即得尺寸猶

賢豈必彼岸孤笑曰不彼岸則胥及溺耳即尺寸何
爲孤夢頂骨化玉蟾蜍躍而辭去孤則曰爾何以去
去我何之對曰從公學道者二十年乃今公不學道
去之帝所自是而孤多病居士數以爲言孤曰固然
公毋以五十步而笑百步先是居士歸養載百金裝
進而爲壽高堂退而散諸兄嫂諸兄嫂以爲可繼也
日幾幾望之旣婚裝且盡亟餽不至退有後言積十
年子女長矣邑中良醫敢相擊也居士之術不行于
是無以爲家乃大困居士故善臥日高舂不治褻卽
妻子嗸嗸餅無餘粟居士盱睢自若絕口無所干居

常適廣衆中向隅而求使坐廣衆未解終日不開容其迂僻如此即居士兀兀終歲不患貧妻子待衣飢者三人無所取給不得已而從故人覓都市面謁孤而行孤復調之曰無亦妻子累叔邪抑叔累妻子也居士笑曰不用伯言果及此累爾嗟乎使釋吾累而後可入道猶之舍筏求梁梁非不安望洋何濟矜令不釋累而往則五石之瓠可浮矣然非強有力者惡能徑渡乎哉方外有言大隱隱廛市古之人或以漁隱或以樵隱或以獵隱此皆一壺徑渡者之爲如必棄妻子入山林是驅石而梁滄海者也然則居士殆

以賈隱胡不可哉嗟乎大安侘吾里得三人孤棄業久矣仲氏亦將覩急流而勇退孰截狂瀾居士勉之寧以賈隱禪毋以禪隱賈也

肇林贈言

吾聞邃古道一俗同周德下衰斯道裂矣六家户列釋無與焉彼其後至而先鳴難乎為上吾儒為政首排擊之狠云以裔亂華無亦示人以不廣支遁惠遠始通吾儒以彼其材僅得一當達者乃若拘儒曲士惟墨守為兢兢脫遇少林曹溪猶將不免迄于末法張鴟以適彀中吾儒豈必命中能哉彼不用命故爾

余故詘釋氏不啻世儒既紬其書輒致慮而與其進
發始而信既而疑既則厭之既且惛之矣吾始遊其
藩彼效法象既窺其室彼效法身執熱而飲之冰淩
人易為德矣故信之信之者中人以上者也及吾求
無住心則貞常斷求無礙智則事理殺將叩善鳴誰
為木舌乃知疇昔皆敷言也故疑疑之者又其上焉
者也其下伺簿門為外府賦櫃施為正供虎往實歸
日亦不足問其出入所不敢知如是者五人而三夫
孰能不厭又其下者業不白而緇矣衣不緇而赭矣
大都操有我熾無明非直以華亂華逝將蹤西裔而

亂之矣如是者五人而一故憎弗信而憎則吾望之深也夫釋氏宗佛儒宗聖人朝事佛而夕倍之厭之憎之誠是也儒生誦法孔子非詩書禮樂不談贄宗非不敎于叢林麗澤非不親于結衆幸而遇合廢若弁髦如是者參居二焉又其甚也使釋氏執言以詰吾黨其何說之辭要之後佛而生者無瞿曇後聖人而作者無孔子少林曹溪則顏孟也支遁惠遠則左史也若行則躬行瑜伽則佔俾也孔顏千古希覯左史代不一人第令得尚于躬行亦儒者事瞿曇尚矣少林擘迹施及曹溪厥有支流皆其餘潤第令持戒

精進不倍師承益亦躬行之屬也往余東游而得荊山則喜西游而得廬山則喜北遊而得陽山則益喜夫喜也豈其以非道得我乎哉或以高談或以悟入或以解脫故足多也其人已朽罕得其儕及余有所厭憎人或究其退悔夫聖凡無擇匪夷所思辨異統同譬諸刻畫類鶩猶云近似類狗較若不倫即吾無所用明寧詎能一視而鈞喜之也撕山節公出吾故郡說經供衆垂二十年四衆皈依名甄都會法上如慧以開士聞是春結夆林期禮梁王懺公遣開士爲盟主與三人俱三人者爲一心爲無學爲無眾皆公

上座弟子禮畢告歸撫山余未見節公竊喜得開士
持戒精進不倍師承則其人也開士之言曰西極化
人之居從虛立極本之則惟心造此爲肇基佛土莊
嚴亦曰淨土嚮此者爲實際背此者爲空華明公慎
所擇矣余應曰善乎長者子之言西方也上方之上
云何開士對曰最上一乘不可思議悟則頓悟悟無
所悟得則永得得無所得空則真空空無所空此廣
長舌所不能談正法眼所不能睨菩提心所不能測
以是嗷嗷而號於人是建鳴鼓而求亡子非吾子矣
余應曰善顏氏若亡若虛老氏若虛若愚恢恢乎其

有容矣釋氏滋大直以一芥而納須彌觀自在猶言
無智無得是將不存一芥何有須彌長者子能作如
是觀吾願以為教父

太函集卷之六

太函集卷之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九首

送開府孫公進御史中丞鎮蜀序

古者天子使其大夫出監方國圻以內則專制之我
國家並建兩都懸衡南北留都則天造首善廣輪幾
半域中大江以南府財賦藪人文　陵廟百官具在
顧舉　高皇帝之所專制者悉屬之開府重臣其任
專矣諸方伯部內開府率循資遞遷其在留都非臺
省不遣專且重也頃年島夷大入　太上耽耽而急

異材不惟求舊惟其才迄今未改開府孫公之蒞南
國蓋由主爵起家郎藉重資大都以材取重適者内
臺虛席廷議請召開府還　上睠舊邦不報乃今求
代蜀者　詔以開府進中丞行列郡諸父老若都人
士鄉大夫始聞而慍旣而夷終則咕咕喜也諸父老
之言曰吾儕寓公土宇故沃而饒比年水溢歲侵嗸
嗸者且望屋而食狀上　縣官出内帑賑之我公顧
復拊循孳孳務廣德意即老羸無菜色丁壯無戎心
公之爲也吳故重賦閭右率不受征逋負相沿無所
問屬催科令下民間適値無年法當坐者若干曹且

在大辟公寬簿書苟可逭死輙曲貸而生之大司農
成賦萬邦奉　詔發畝更籍程督日急視還報淹速
而殿最庶司南中多廣谷大川且以賦甲天下公以
便宜授羣吏不旬月而受成江介伏戎將號澤犄變
公殲戎首其次掠治之其次跡捕之境内遂定非公
在事吾儕不死歲則死兵後之人不死厲階則死罪
罟凡吾什郡二州五十縣何可一日去公夫以南國
視蜀亦猶冠冕之視衣裳心膂之視手足顧内臺不
能徙南國不能留而蜀得之故恊郡人士之言曰故
事天官屬出就列卿卒得久居内　今上獨念冢宰

帥其屬以均邦國內而不出非所謂均即主爵在列卿亦以別府遍出一視平施以示官常公在留都猶之乎圻內耳蜀爲西南重鎮獨以采阻孤懸假公之重坐鎮之邦國於是乎均矣頃少宰張公由蜀召入我公儼然代之　當宁西顧方勤與日者又將求少宰於蜀即蜀之厚非公之薄也故卿大夫之言曰人主深居九重明見萬里之外雖竭目力惡能以察察爲明遠而不忘即坐照有餘力矣周之盛王乃不忘遠倡九牧阜兆民率用此與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蓋言舉遠之難也彼已回面內嚮喁喁而待下流

幸公一行賂咸儀而奉聲教則潄僕夫煩扞圍奚恤哉下齊衡而元服益莊四體舒而泰宇滋定舉遠猶之乎篤近也蜀自文翁始興文教迄於忠武亦且以嚴治之顧其地沃饒其民揖讓其人文斌斌盛矣公以治南國者治蜀則萬里無留行邇可遠在茲信矣吾黨所為呫呫喜也五郡大夫居上游邇不佞則以不佞從鄉大夫後將徵一言以質信人不佞既聞輿誦而有概于中于是俯而思仰而歎也嗟乎諸父老為南國謀則慍都人士為蜀謀則吏鄉大夫善為天下謀則聚族而喜有以也公起故絳始奉三尺理與

都既撫留都今則爲成都矣其駕愈逶其勞愈張白
令都六卿蹐三事依日月之際以慮四方明析秋毫
不啻觀火公以此謀國焉往而不可哉不佞産三天
子都幸得以家食而渥周澤誠願終身草莽習聞入
告嘉謀毋使人謂子誠南人知有南國而已五郡大
夫同聲應曰司馬之言是也籍之

太守高使君上計序

今天下承平餘二百年吏襲恬嬉民安在宥至治已
主上秉沖聖撫盈成虚已任賢相與保泰直慮法滋
弛則日削民滋玩則日偷利在更張務明作以成惇

大于是勞吏治維士風重以加惠元元與海內休息乃稽典故定章程慎考成罰不共命課逋負趣轉輸減供需定經界均夫家毋倖免停廚傳毋專行他若謹干掫坐覆匿儆官邪必盡法詢民隱必盡情緦緦然無細不矜無深不察治具於是乎畢張矣庶司承上德意將順不遑抑或過於張皇求治太急利不盈眺病亦隨之非始願所及也新都爲　高皇帝甸服土瘠民勞四塞三鄣曾不足以當一大縣雖世守文獻其民易爭比年賴諸循良善以躬化本末之業不廢猶及息肩辛巳季冬高使君由尚書郎出守不佞

不獲從鄉先生旅見最後而拜先施於門使君巖巖乎若泰山泱泱乎若東海蓋東國産也幸而問政不佞無能贊一辭使君拊身語曰某所以來願持安靜以佐百姓不佞謝曰君侯之及此言也境内幸哉新都僻居一隅疆事寢矣非有六傳之驛騷兵革之擾催科之不給也獨嚚訟未熄而褊心盛氣殆不可磯縣官十年更籍百年更經一旦而奉兩端舉國皇皇從事緩則慢命急則無章治絲而棼違言叢起君侯鎮以安靜躁者易平力而行之庶幾不棼而治矣縣大夫先使君至壹禀成法而代有終居頃之郡中大

治列邑諸大夫皆曰使君之蒞列邑朞月于玆一急
足不及亭一赫虒不及市惡聲不及下吏苛禮不及
上交使吾儕不隕官常可幸無罪則使君以也其爲
士者則曰君矦以鄉三物屬多士重經術而程督之
徐不甘疾不苦乃今與討偕者視近歲居多則君矦
以也其爲衆庶者則又曰所部嚴疆理而急程期檄
者比日至偵者中日至更定者挾日至雖有敝者惡
能獨神君矦面命陳令君剗緩急而爲之次民間以
次應命毋或愆期且也訟言盈庭莫可適主要之辟
者什七衷者十三君矦含其辟聽其衷不挑頰退矣

使吾民幸得及於寛政寔惟君侯日者使君又言某于故守徐公爲同籍郡中第故守獨多徐公某雅閒徐公材固多暇退食輙讀書終日以爲常某自旦及昏非窮日力不辦即降材殊矣何至相懸不侔竊以徐公在事四年會逢其暇恢恢游刃何不可哉乃今不旬月而授數十百年之成亟之亟者也庶官徹政庶民徹業蓐食露宿總已以聽君侯若在大軏適當其族藉令無厚入有間惡能砉然立解乎故必智周而後能使之安力至而後能使之靜居簡行簡何以臨民君侯任其勞境内享其佚此安靜之所由來也

使君且上計縣大夫當從先期而就不佞謀使君行矣有如　當扆而問諸屬邑二千石何以得民和某絀於辭其何以對諗使君者莫辨於司馬願述司馬之言不佞避席曰主臣不佞不能效王先生不知所對無已則籍疇昔之言以質使君縣大夫唯唯

送黃文學遷成均序

往余列執戟善故大司成習聞其程傅士家言獨多閩士則以吳越更霸久矣閩其將先乙國鳴余志其言不忘迄今信矣莆表閩海黃氏世受尚書及補父以進士起家受命王毋而家不造而大父以草昧終

曾大父尋棄岳州尉尉老牖下孺子幸而掖武寧徐毋趨第遂有司請受功令於是出爲明都文學前禮畢乃補新都適余居廬補父絡介上謁衰始三尺穉九死而祇一生明公再造我閭余小子肉骨滋甚稍長聞諸父老誦明公之伐心竊竊德之既從鄉先正誦明公文愈益嚮往乃今幸挂一職從事禮樂詩書衰則安能請得西面就正于時余病毀甚五及門而謝二參無何補父以聘入黔典試事歸而部檄且至進國子先生補父申請如初幸得終教同曹三文學師群弟子旅進而亟請曰古之贈者于是乎言國子

先生望此久矣且乞言則太學事明公毋辭嗟乎自
余郎次禮在不言郎言之宜無當于補父補父閎之
良也弱冠先鳴都人士沾沾負輸囷而畔繩墨補父
正容而悟莫不歸心新鄗猶之乎明都歷試吳越無
闕矣太學亦猶之乎文學也於補父何有哉夫仕者
藉手經術不啻陳芻狗而棄之芻狗既陳猶在尸祝
此補父之所爲汲汲者也儒家者言道德尚矣次者
經術次者詞章當世沿有宋而損益之壹稟於經術
徒以語道德者周折不越乎規矩得當則倒行而逆
施語詞章者抒黼黻而挾風雲槩諸躬行則自廢要

以明經取士庶幾近之顧經術務稱先王非異執也
本之爲道德溢之爲詞章三者同條而共貫以故漢
程吏治悉第經術爲差即當世有名公卿若賢良百
執事名實純粹有裨社稷生民皆由此塗出也乃今
恬愉熙洽耳目日新頃者二三主盟宣言文勝民治
呰窳職此之由海内雷同具曰勝矣藉令覆太常之
牘則經藝蔚起有若七襄化腐爲奇抉奇爲巧精若
刺擳細若雕蟲月化日遷心愉目奪故曰勝也一旦
而詰其本業則句不能章章不能卷彼其七襄者僅
僅乎折揚一聲耳進而詰之以三墳五典千不一能

詰之以諸子百家百不一能近而詰之以六籍能者什不得三詰之以歷代興亡當世沿革能者什不得二猥云文勝則末伎勝耳文胡勝哉比年黜奇袤敦本實務削雕爲朴毋使滋蔓甚者暗道德梏詞章胡爲乎急無用之辨工無能之辭而爲此詖詖也夫束之以經術則如此禁之以道德詞章則如彼修古之士將安所從出哉有虞之敎胄子則以典樂命夔三王因之成均之敎樂爲政以分職則爲大司樂以命官則爲大司成其屬則大樂正小樂正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籥師籥師丞其敎則樂德樂語樂舞其德則

中和祗庸孝友其徒則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選皆造焉蓋有虞而廣之駸駸悉備夔之命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九成而神人和矣太師之教六詩而以六德爲之本六律爲之聲六變而天神降八變而地示出九變而人鬼禮矣故曰興于詩成于樂記有之矣詩也歌也舞也三者必本於心而後樂從之漢儒有言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後天地之和應由斯以談樂正之四教一經術也補父受書先世宜深於夔乃今嫻于聲詩宜深於樂　聖天子方以禮樂治天

下職論思而贊制作者吳越閩海多老成人補父逅游明都新都皆執政舊國知補父習矣夫四方之樂具在旄人胥獨鼓南蓋南方之樂也虞帝爲五絃之奏則歌南風無亦天子所嚮方正氣成象而和樂興矣古者以政爲教故有中和樂章補父以身教之群弟子之講德者喁喁如也兩都人士必有同聲茲行也第操南音而鼓之庶幾乎可與道古矣

新都太守濟南高公奏最序

有虞岳牧分職夷於九官周室列內諸侯不屬方伯蓋其重也　高皇帝置列郡圻以外則藩臬總之圻

內尊達新都方六百里磊硗确之壤采阻之區顧嘗
南面而轄上都非艮二千石不治自不佞書名閭史
迄杖于鄉閭六十年而得三良皆股肱守也三良者其
一會稽其一雲杜今茲在事則濟南高公歲次甲申
公嘗奏最其秋八月歲乃大穰買粟一鍾緡三之二
無慮菽麥瓜蔬果蓏其賈悉平葢自有生以來六十
年而一覯者也新都故爲瘠土巖谷數倍土田無陂
池澤藪之饒惟水庸爲搰搰即力田終歲嬴得幾何
適公政成逢年無兩天人交與不自我先其斯得天
之天良莫良於此矣于時縣大夫具在則以次畢獻

其成惟茲歲事之登爲順成第一公之課最爲治平第一適然然乎哉境內席公寵靈幸得及于露積出入作息寧無擊壤者若而人乎有之是可以觀俗觀政矣不使家食浸久乃今而始知田之害三三而一有則鹼鹵莽者不力不力害耕汚萊者不蠲不蠲害殖欲速者不達不達害成三害去則良農不易地而登三事脩則良二千石不易國而治自公之涖吾郡也日出視事旰食不遑靡牘不親靡成不聽蓋矻矻乎力矣民多違言則保其吏宥其辟無繁苛民多嚚訟則左其辟右其吏無枉撓或習守勝則吏以吏終

辟以辟終無改度或務借資則高其手必曰某也衷下其手必曰某也辟無渝成其視良若苗視無良若莠斤斤乎其斷矣夫既備兩造察五辭悉聰明致忠愛宜無不盡藉令負百曲而徼一直猶將虛已而聽之理爲之鑒情爲之衡黙成心爲大虛應衆叩爲空谷寧以淵魚而坐不察無寧以株累而蹈不經故吾不數而周版不更而定此之爲達非速成矣脩此三者亦越三年蓋登而升升而平治功之成視農功等且也厲七校課諸生飭學宮協星紀凡所以殖嘉生而薦明德惟日孳孳由是而大有年固其所也公始

下車宣言政在安靜乃令以靜則正以用則和和氣致祥農祥於是乎長發矣適然然乎哉諸父老言會稽之政利用休其卒也休而不廢雲杜之政利用作其卒也作而不勤要以直道而行民心猶昔顧惟經國之費日縮經野之令日申猶之穮蓘穮施耒耜互舉雖有斂者殆難爲功公出兩難而奏庶功良之良者也古者登場則省穡事滌場則息田夫盎歲至而畬日至而穫一張一弛王道則然會稽雲杜胥三年而遞遷皆是物也公上程書以歲計則歲至矣即所部汲汲良二千石蘄爲新新都留而當宁汲汲新都不啻

潁川渤海　譽命且與簡書並至留寧詎能乎縣大夫相月愀然而起曰戴匡六星繫于北斗伶倫六律稟於黃鍾吾儕惟公是依何以異此脫令公以陟明而舍境內雖有粟吾儕焉食耶不佞敬對曰無然都人士依公猶六君子耳公未入境望之如雲既入望之如雨政之未成也望之如望歲政成而民足怙也望之如坻如京及其輸之大農薦之王食禋云有壘三百寧復能為境內饗哉儻然粒我烝民波及故郡使不佞得含餔鼓腹以樂餘年幸矣

送龍相君考績序

龍氏甲楚世家則君御起公東而趨乘結髮理郡郡
中稱平園土虛無人日挾筴攻古昔乃搆白榆社據
北斗挻入社七人謬長不佞君御爲宰丁元甫奉楚
前茅郭次甫隱焦山歲一至居守則吾家二仲洎潘
景升諸賓客自四方來擇可者延之入君御身下不
佞左二甫右二生旬月有程歲時有會程則謣謣會
則于于從人如泝虛已如塈其取益無方矣居郡三
載理當上程書所部謂理不可一日去新都請留郡
會天官建議非守土必面質成理當行都人士快快
理則以　上申令修有虞法其孰敢不共人臣以王

事爲獨勞不遑父毋之謂也家大人索居衞毋氏繫少子畱新都乃今奉毋氏與偕在此行也臣子之願兼得矣勞之謂何于時太君首塗期君後七日乃發部使者檄至屬理周行部中君坐愆期通昔不寐者旬有五既畢事吾黨祖之天門元甫謂贈者宜有言是在長者古者非彊不仕郎老成賢於典刑比年丞貴者什二三率發硎而族立解天之降才殊矣年數云乎哉乃君趣時如終軍經國如賈傅豈不足多一以剽而輕一以激而憤輕則失巳憤則失君其器則然即二缶滋惑矣君御承世美席名高藉令挾龍靈

矜意氣求自快於一逞惡在其不勝顧獨恢乎其有
容淵乎其不可測邪乎其勿喜蕩乎其無所增叔度
汪汪不可爲量則楚産同矣此之謂有道者之器終
賈何爲人亦有言仕優則學夫士孳孳估俾童習白
紛挐而中年得之去奄㴘咫尺耳惟茲蚤貴舍故業
而稱先王若出日東隅幸有餘力第未遑深指輒自
以爲屬饜瑕則稱人瑜則稱已并行而亟稅屨孰爲
前塗行百里者半五十殆非虛語且也鬻熊南面文
考靈光其爲早服一也一則閟而不傳一則傳而不
永抑亦殊器非與獨覩大指厥有隆中出師數十百

言庶幾三代其斯爲王佐之器也是皆以楚材著君
御於是乎得師器有不同師在此不在彼矣二仲謂
理君在吏言吏在儒言儒書言永和詩言大曆殆將
不器如之何器之不佞則以爲不然夫夫器也以勺
受者爲桮棬以升受者爲尊甒斗則鐘釜石則坻京
若雲夢若洞庭其受滋大莫非器也人知器之爲器
庸詎知不器之爲大器邪元甫曰然方今器使羣材
遞爲之品器猶品也理當面謁　天子臨軒而召見
之上當以國器器理君其品上上夫百聞不如一見
君其無來二仲謂三載考績三載陟明其法未改都

人士急君尤甚君固當來不使莞然笑曰謂君無來則元父過謂君當來則二仲過如將解二家之難無若置諸兩忘　國家用人惟其所重內重則君無來外重則君當來兼所重則兼所利矣無來則大者九列小者四方當來則大者郡小者社亦各竊其利矣君何容心焉會故太史李本寧圭自郢中入社與行會謂楚方不競非司馬得楚久安得聞張楚之言遂書諸册

送監司周使君進江西叅政序

監司周使君代程使君並起家閩海進而叅知政事

並分部九江都人士始聞而欣欣既而怏怏欣欣者則以從官近地猶可波及舊疆譬之赤子依於其隣猶故宇也怏怏者則以邦畿地重務在得人庶司律可遞進秩可遞加仍視事如故迄今有行之者主爵何不用也於時列郡守相相率而祖使君乃先乞言於不佞道昆以代奉車之役則以不佞居閒居楚故嘗以士譽民譽得使君乃今家食則又以終始相屬旋言有徵矣夫江漢朝宗於海舊都衡之九江則吭秋浦則喉霤六郡而藪五陵天塹足當百二往者聚徒金充三薄新都戍伏於萑士譁於堞乃復監司治

秋浦據上游而綱紀之二三大夫迭爲部署久之則彊圉寧閭伍輯行旅安矣其後或以束薪用事不樂爲標枝法令滋章殆難爲下程使君壹與境内休息去泰甚罷紛更爽然蠲熱就涼息勞即佚其民易德也及周使君之繼治也率以同道而興藉令得涼忘熱得佚忘勞民無得而悅矣顧宇下德使君愈甚抑遵何德哉無亦本之以憯怛居之以寬平酌之以規隨保之以寧壹猶未也持之以悠久和之以從容與其得民終不以恬愉而易在宥若星重暉若海重潤不待睹而爲麗不待涸而爲仁此非可以章程襲聲

色蒙也都人士言閩故樂土饒於江南頃創島夷百戰民窮未及稅甲皇皇求一息肩兩使君於其身親歷之坐撫審矣醫以折肱而艮射以善息而中不殆此兩使君所同也其始遷也一自尚書郎一自二千石守在四境於民社親由是主臬以閩部中不煩而治此使君事也不伎直以爲末節是奚足以多使君吾道既南閩爲海濱鄒魯諸先正距多門而守戶說居然聖人之徒粵自三五以來羲黃尚矣後之尸祝者其曰黃帝孔丘仲尼師柱下而稱猶龍一何尊也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此非老氏之言蓋術

聖人之言自羲皇以至禹湯率用是道成周以禮樂爲治儒教始倡漢儒以訓詁鳴禀經術而紬黃老自漢而下治莫盛於孝文雖武帝欲效唐虞卒以暴施耗海内汚隆之辯不待智者而明明此而南面則爲唐虞恭己而無爲臨下以簡是已其在聖門雍也可使殆庶幾乎先正誦法孔子而倍之卑漢儒而襲其說猥云伐異惡亦一家之言使君則古昔稱先王徵諸庶民見諸行事不佞嘗爲使君誦語具光岳篇由前則爲帝臣爲國士由後則爲振古爲閎儒彼其海邦澤國出入有閩直一吷耳九江保界吳楚表裏江

湖下若建溓來若欽祇地至重也故事監大夫出行部率自其行泉之營事者登之　主上耽耽而聽㫖都儲異材以備緩急王祭先河而後海葢貴其源先配林而後泰山盖貴其漸使君之就九江也殆將爲海岱地耶列郡守相闒不佞之言君有當也使君不煩吏治大有造於庶司儻藉　高皇帝之靈卒以使君賚旬服非直百姓之德也吾黨其再造乎哉相與日幾幾望之適有天幸未可知也

送首座璋公還鷲峰序

余主肇林建無遮會語具記中余二仲從都人士爲

方外遊習璋公名德既爲期會則先發使持幣逆璋
公于鷲峰公方舉檢藏之期迨末暇既而回面南向
望三天子都自昔大士現宰官身崛起南中羽翼龍
象今司馬其屬也且名之再吾何敢辭尋操杖鉢與
節公俱以良月至于時境内外比丘具在凡四十有
八人余帥四衆奉席堂皇公爲上首先是法衆濟濟
若發寶藏而布檀林公據高坐出牟尼珠照三乘徹
十地有衆瞻仰始則灑然異之既則疑終則皈依恐
後于其行也莫不戀戀堅爲留行盖公居南國三十
年所居輙爲萬行首重以嫺於佛事三業同歸傾耳

樂聞有如天籟何所取異異希有也衆與之處若大海之爲百谷王泯然其無方廓然其無量衆動不逆于目衆言不逆于耳是非不逆于心豈其杜德機邪吾見其槁木吾見其濕灰盖示之以太莫而無所示也及其攝伏野狐作獅子吼胡然而我慢胡然而悠悠胡然而傀胡然而無特操要以直必中繩平必中準疾徐必中繩和浸久則爲方廣爲圓融無庸規矩矣就而親之也如日之冬如月之秋翏翏乎懼其不留湯湯乎懼其不住舍教父其無無如矣昔者尼父稱聖無如西極化人象教東流直土首耳顧學道者求

之愈下其得愈真由土苴以盡虛空其致一也公之爲萬行首者其在斯乎公生延平幼師無窮祝髮大施寺既游寧化禮正宗尋狗寧都巖棲疏食且三歲既入曹溪禮六祖入西粤禮無量如來乃登南岳師碧谿居七寶寺尋授衣鉢得寧濟正宗是爲高峰和尚十有一世法孫也乃始聚徒說法居鹿苑菴東游秣陵師守愚究聖諦密義廣陵李文定屬介弟叅軍若張司諫延之居興教寺聚徒說法如初會陳司禮築文殊菴公爲主尚司禮師諸中貴人請居鷲峰寺聚徒說法如初公既行余師二仲送之林外把臂而

語曰公三住猶三觀也孰為空孰為假孰為中邪公笑曰三觀一心我無心也無心則無觀無觀則無空無假無中司馬以三有為住吾以三無為住住而無住吾心始生生而無生其斯以為常住矣余以其言若有合也乃拾貝多葉書之

贈潘景升北游序

都人士代興者吾嘗以錐末得景升景升結客而游游將害業業在博士尚安事游第負一笈踞三山抱机終年茨卅借一儻然得當羔雉委質尚方得志而游游未晚也景升敬諾宿舂糧而謁行及之扃林蹵

東家之子朞月不發明年試冑子殿景升既歸而慚自傷吾何以面司馬余謂景升勉矣毋以厲揭爲浮沉子好遊觀第務其大者耳蝌蚪游于勺水即溟涬何加海遛蹁鵬六月一息不自知其洋洋也彼其涸轍之枯耳胡然以天帝饗之漢臣之賦諸都鉅麗極矣我　文皇帝建都北極辰恒嶽而鏡滄溟庭嵩屏衡左右泰華三關捍其北萬國覲其南自昔建置以來歷年千計三五而下未之前聞由江淮逹河濟經碣石入堯封以此命游則大游也其間通門廣路清廟明堂煌煌上都亡論巳于時四輔在朝羣材在列

閼儒存惺良將在邊下之則郭樂荊高登臺敲市林
林總總何可勝原至若倐成合歡凜不可睨叟以爭
者揺狄甲則狹斜燕婉便娟日不及睇觀光上國則
大觀也吾子寧有意乎客言景升一寓目而目成如
此乎其蠱之易也藉令二八遞進謂多蠱何佘距客
言景升非斗筲器也以一臠而揆枵腹則睽然八
珍並陳四顧不能一御此多寡質狹之辨也彼姝者
子何啻什百東家環而蠱之焉得人人任也饜而自
廢其謀必更雖有夷光無庸屬目故得一國色孰如
得一國士爲賢得一賢豪孰如得一作者得一班揚

絶謝孰如得一賈生得一持文墨議論之臣孰如得一名世之數者上都其數包扶搖九萬下視蒼蒼其斯爲天游景升勉矣

送郡太守高公入覲序

自有虞輯瑞以朝諸侯厥有敷奏漢徵列郡上計亦往往庭詰之　今制計吏三歲一朝時有名對不違咫尺慶讓遂行我　國家軼漢而躋虞周率用此道濟南高公守吾郡不啻三年昔歲癸未入朝考上上明年當再覲先期戒行郡司馬于公司農胡公司理龍公屏于旌而過不佞則以是夏不雨　主上步禱

南郊合祠四輔九卿討守令失政于時辟卿主者大小有差戲歳來朝海內守臣具在抑或陟明而賜之問宜及新都守公且行其何以對竊惟對揚君命其率有二三者不同各以其道宜直對則為無隱宜正對則為勿欺宜辭讓而對則為不伐今兹之役凡以計功舍日程功不伐得矣北海之對孝武潁陽之對光武庶幾近之一辨諸心一辨諸耳漢史誦其言勿絕守公長者宜必有長者之言固當先得我心無用忖度為也諸相君謂不佞起三禮其善為守公致辭不佞主臣請對以臆有如　上問守新都故患盜疆

事逝興乃今外寧而內無憂守何以故其將對曰臣待罪嚴郡無所建明自臣瀚入官部署軍旅由是而嚴踐更明訓練夷盜藪絕姦萌外備不虞內彌不逞可幸無郤要以外戶不閉則　上明威非臣瀚所敢知臣復何預有如　上詔守新都侖量粟而谷量人物產故廉不足以共歲之仂比年迄無逋負守以者何其將對曰郡故土瘠民勞喁喁仰給於外天閔黔首歲再大穰自臣邦彥入官農功滋起催科緩急時則不悉民用小康庶得及于寬政要以地予之利天予之時惟　上寵靈非臣邦彥一手一足之烈也臣

幸而逭罰又何與焉有如　上問守都人以健訟聞乃今去脇石者五之三則又何以其將對曰故俗斤斤守勝自用其愚天牖民衷晝地而耻不入物極則反理有固然自臣膺人官循理無害脫有失當輒爲平反久之廷中稱平違言不至本之　主德磅礴民協于中非直臣膺能臣復何預諸相君避席曰守公領郡居劇㝡課居先境內臥犬生氂抱關寢柝四封露積民以不爭上論邑里夫家周澤渥矣二三子無能爲役幸載後車奉公前茅庶無顛越公不自居其有退然以是爲二三子張很云有胥無心寧詎掠美

重以民功不可勝紀請問更端有如　上問守頻年
南北水旱歲用侵新都一秉不足以當二緡百年僅
見守良矣何脩而得天且也新都以壤地絜三吳僉
於一縣彼中人文尚矣此在厲行令歲舉士滋多又
何修而得士夫是善政善教守臣職之對者云何焉
得人人讓也不使否否人臣壹德以尊天子言無二
三百問一辭寧復有異其將對曰　上之主德格天
下之躬化作人政教之主也即佹得一善狀則諸柰
佐之勸相諸令長之拊循諸師帥之儀刑諸父老之
勸勞諸儒生之進取也臣奉職無狀謂天人何諸粗

君瀰然曰果若所言加於三讓一等矣夫人各從其職守臣何所事事哉不佞笑曰嘻奉君之令分職而布之民則守臣事大將職在旗鼓手不稱兵於是而矢者矢戈者戈步伐唯命及其俘馘而效之軍正將居首功大匠執引引繩踟躕四顧于是鋸者鋸斤者斤卒之課工匠受上賞守臣亦猶是也假令責大將以擊刺責大匠以榱題則乎小矣諸相君乃頷不佞退以不佞之言白守公公喜曰時奉教之日深知我者孰如司馬行矣屬卒史籍之

太函集卷之七